

□ 汪家明

枯坐桌前,面对丁午先生的画稿,我似乎听到他开心而苦涩的笑声。那是去年5月,我从三联书店调任人民美术出版社不久,去前门大街他的家中看望。他患癌症已大半年,正在化疗,抱歉说,只能躺着说话。我们就这样一个躺着、一个坐着,说了一小时的话。那以后不过两个月,他就病危住院,进了特护病房。我去看他,正在治疗,未能进入,竟成永别。他去世后,儿子丁栋整理遗物,发现了这些1969年5月至1972年8月间,他被下放河南黄湖干校时写给留在北京的女儿小艾的信,共约六十一封,二百七十七面。1969年小艾八岁,认不了多少字,作为漫画家,他的信主要是画出来的。

这些信几乎都是以“亲爱的小艾,爸爸特别特别地想你”开头的,有时候还会出现“爸爸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想你了”这样足有十个“太”的句子。丁午对女儿的无比依恋和感情的饥渴跃然纸上。从北京探亲回到黄湖,他会在信中重新回味与女儿相处的一个个细节:捉迷藏、逛动物园、吃奶油炸糕、打扑克、睡觉前的亲吻……晚上值班,他好像在月牙上看到了女儿,想象自己和女儿在看同一个月亮;他做木匠时两只手都被电锯割伤了,想象自己弓着腰,女儿帮他洗脸;女儿回信说她长高了,梳了小辫,他就画了一张自己和长高了的合影;有一天,女儿寄来照片,“爸爸把小艾的照片看了许多次,收到信封里,又拿出来,又收到信封里,再拿出来……后来灯灭了(我们这里每天11点钟关灯,跟北京不一样),爸爸还是想看,就划了一根火柴看小艾,一根灭了,就又划一根……”这封信中的画,是爸爸坐在床上盖着被子点着火柴看女儿的照片,脸上流着泪。下一封信,他画了女儿从襁褓开始成长的过程,甚至想象未来女儿大了、自己老了的模样。由于和女儿分离,画家的想象力被充分调动起来,这也许正符合了创作的规律。杰作往往在苦难中诞生。

《小艾,爸爸特别特别地想你》
丁午 著
人民美术出版社
2012年12月出版

给女儿信中最多的内容,是向女儿描绘自己在干校的劳动和生活,比如怎样养猪、怎样赶牛、怎样插秧、怎样收割、怎样烧砖、怎样盖房、怎样做木匠;业余生活则捉蛇、钓鱼、养鸟、遛狗、杀猪、宰鹅、下棋、打乒乓、游泳、演样板戏、画墙报,还有生病、受伤、交友……农林牧渔,衣食住行,可谓压缩版中国社会特别是五七干校生活全景,有鲜明的时代印记。由于女儿年幼,这些场景的描述不免努力强调了有趣和苦中作乐的一面。但干校劳动生活的辛苦和荒唐、知识分子被改造的阴影以及情感上的伤害(这也是他那么依恋女儿的原因)是无法掩饰的,或者说,正因为作者极力想把干校生活诗意化、趣味化,反而使这些信中保存的时代信息更加令人伤心。苦中作乐,首先是苦,这种残酷的苦,强加到无数善良的知识分子身上,铸成国家的巨大悲哀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这些幸存的信件就有了更为独特的价值。

丁午生于1931年,贵州遵义人,原名蹇人斌。丁午1952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,任《中国青年报》美术编辑,1979年调入人民美术出版社,曾参与创办并主编《儿童漫画》和《漫画大王》月刊,创作长篇连环漫画《熊猫小胖》、《小刺猬》等,最早引进日本漫画《机器猫》、《樱桃小丸子》(“机器猫”的中译名就是他取的)。他对当代中国儿童漫画影响很大,八零后的许多读者都是在他的漫画陪伴下长大的,他们亲切地称他为“漫画大王”。他在《丁午漫画日记》的序言中说:“念初中时,我就开始画漫画日记了……这么多年了,画了一本又一本,摆起来不下百本”;“如此执拗是为了什么?其实很简单,不过是有感而作。不用铅笔起稿,更不用不着橡皮,随着心的驱使,黑墨水顺着钢笔尖汨汨流淌出来……”这句话,表达出了他漫画创作的真谛,也适用于写画给女儿的信。写到这里,忽然想起,我最后见他时,曾谈到把他的作品整理出版的事情,他当时叹了口气说:“年代久远,又搬来搬去,许多都散失了。”如今,他的在天之灵如果知道这些信找到了,出版了,一定会十分欣慰吧。

恍惚间,我眼前又浮现出他开心而苦涩的笑容。



以一颗慈父之心写与画画

「真情流露」

30多年前,那部经典的印度电影《流浪者》,不知给多少中国人以心灵的震撼。那时我上小学。情深义重、勇敢智慧的女律师丽达的形象一直伴随着我的少年时代。我就带着对女律师的憧憬,17岁那年一门心思地报考了法律系。

造化弄人。1989年从大学法律系毕业的我却干了一个从未想过的职业——记者。先是报社记者,后是广播记者,一干就是20多年。然而阴差阳错却没有枉费了少年时的梦想,新闻生涯中,从来也没有断过与律师、与各类案子的联系。做法制记者多年,回想自己采访、写作、播出过的案子和结识的律师已经不可胜数。

2012年,山东广播新闻频道《周末说法》节目开播,这是一档现场直播、邀请知名律师即兴回答听众法律问题的服务性节目。作为这档专业节目的主持人,每每游刃有余地主持和衔接节目的时候,每每十分默契地跟律师朋友交流的时候,我常会暗自庆幸自己的法学教育背景,感念少年时代执著的向往和选择没有错。

《名律师答疑》是我主持的法律咨询节目《周末说法》的问答集萃而成的书,书中收录了2012年度来自听众的近千个法律问题。这些问题涉及当代社会生活中,人们最为关心的房产纠纷、交通事故、劳动及工伤争议、借贷纠纷、离婚处理等八大类法律问题,均来自听众热线电话咨询,均是生活中实际发生的纠纷案例,真实真实,形形色色,分别由著名律师做出解答和建议,例如《狗挡道,车撞人,这起车祸怎么赔?》、《电梯广告费就该归全体业主所有?》、《没有房产证,房子就无权出租吗?》、《怎么写借条对出借方有利?》。书中还附有咨询案例的追踪和反馈,有律师们即兴发表的感想和劝诫,引人深思,耐人寻味。

山东省律师协会秘书长龚再坤说,律师是社会的医生。我在直播节目中,也常常感觉这句话非常贴切——听众,正如身体患有疾病的人,他们在生活中遇到了为难事、不平事,迫切地向律师求助;而律师,恰恰是医生,而且是良医——他们的回答是专业的,他们的态度是热忱的。他们积累了自己多年的办案经验,把听众的问题,以最平实的语言做出最透彻的表述,传达给公众。书中出场的律师,多为律界精英人士,我常常敬佩他们在节目中表现出来的机敏、渊博,卓越的分析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。听众的感激之情也常常溢于言表,正如寻医问药的患者从名医那里讨到了对症的处方一样。

人们常看到的法律读物是晦涩难懂的,充满高妙的法理和复杂的逻辑,但是我想,《名律师答疑》既然源自广播节目,那让它保留广播节目的鲜明生动的口语化特点,让每位律师的讲话方式、个性和语态依旧能跃然纸上岂不更好?因此这是一本叙述方式非常大众化的读物。编辑这本书的时候,律师们冒着酷暑或风雪,来到省会济南的山东广播电台直播间里,为听众直播服务的画面就一幕幕浮现在眼前。正是这些公益心强、业务精湛的好律师,使得一个法律服务节目办得风生水起,在听众中树立了威信和良好的口碑。透过他们,我也看到了成功律师的品格——他们愿意用自己的法学专长,造福他人;他们见识了社会上最可悲、最可怜、最不平的事,却依旧保有悲天悯人的情怀和对法律坚定的信仰;对经手的大事小情刻意求工,追求完美成为他们的一种精神境界,又化为一种职业习惯;他们有社会知识精英的共性,又有其个性,是这个激变的市场化社会里最敏锐、最睿智的一族。

主持这样一个精英律师荟萃的法律服务节目,对于一个主持人而言是荣幸的;解他人之忧,立德立言立法,更是善莫大焉。从一个向往做律师的少女,到一个整日与律师携手并肩工作的主持人,我想,命运可算是慰藉了一下我与律师这个职业的渊源!

□ 王见

【心灵牧场】

哲学是什么

□ 王佐良

公元前五百年,小亚细亚的米利都一个聪明的商人泰勒斯猜想:“世界的本原是水。”这是有史以来人第一次对自己生存的世界进行思考,后来进行这种思考的人渐渐多起来,赫拉克利特认为世界是一团火,燃烧,熄灭,再燃烧,永无止境。他们的探索精神,至今仍让我们钦佩,但是他们探索的领域,今天多数已归入自然科学的范畴,不再是哲学思考的问题了。

实际上,很多过去的哲学问题,由于科学的发展,都逐渐被相应的专门学科所取代。记得我第一次阅读的哲学教科书,还在讨论思维是不是大脑的一种活动、语言是否参与思维的过程等,其实,这根本就不是哲学要探讨的。随着科学的进步,哲学从曾经无所不包的庞大体系,收缩到精神活动的狭小范围,并且,还在被心理学等学科所蚕食。

那么,哲学还有什么?这就归结到“哲学是什么”的问题。哎呀,哲学经过了两千多年的发展,居然又要回到最初的问题,这着实让我惊讶和困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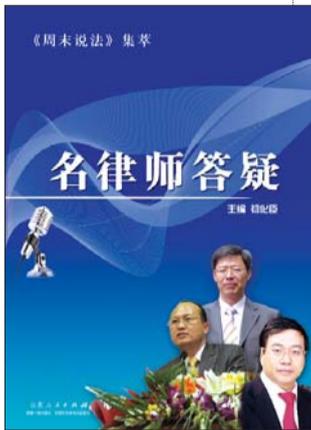
那么,哲学是什么呢?我国一位著名哲学家认为,哲学与任何其他的人类精神活动一样,讲究原创性。他又说,哲学从来就是对人类所面临的基本问题的深层次的一般思考。他的话让我深思。因为照他的话说,哲学要去思考诸如生存与发展、生态和环境、气候变化、文明的冲突等问题,并对它们作“深层次的一般思考”!我十分敬畏这种玄奥而又内涵无限的词语,因为它们无法界定。对当今世界所面临的问题进行“深层次”的思考,其深度将是无限的。例如气候变化问题,探讨这个问题需要时间和耐心,需要科学工作者坚持不懈的努力,还要人类社会打破偏见和利益的界限,协调一致地行动,其进展将是非常缓慢的。哲学要对这样的问题有所作为,需要进行怎样的思考和探索!

美国哲学家奎因说:“我认为哲学主要涉及我们对世界以及世界的性质的认识。”两千多年了,作为二十世纪最著名的哲学家之一,他竟然要让哲学重新回归世界的本原!回到泰勒斯和赫拉克利特等先哲对世界的猜想,尽管是天才的猜想。凭借今天最尖端的科技和思维能力,要对世界的性质作出判断,路漫漫其修远兮!千年之后的人们会感叹或善意地怜悯:“瞧,那时候的人,多天真!”奎因又说:“我把哲学理解为归纳‘世界系统’的企图,就像当年牛顿所做的那样。”啊,这样一来,哲学重返科学的行列。当科学家在显微镜和望远镜下进行观察和研究时,哲学家们在一旁干什么呢?

从苏格拉底开始,哲学与世界的本原渐行渐远,但与科学若即若离,因为很多哲学家本身就是科学工作者,如亚里士多德、笛卡尔、莱布尼茨,而从康德开始,哲学与科学开始分道扬镳,直到上世纪二十年代语言哲学的兴起,哲学又被冠以种种学科名称,政治哲学、道德哲学、科学哲学,等等。但无论是回归本原,还是分化成学科哲学,都不足以挽救哲学衰败的命运。究其原因,我以为,迄今为止,哲学仍然只是哲学家的哲学,哲学家们从哲学史汲取营养,丰富自己,提出新的创见,这样的哲学,与公众越来越远。而泰勒斯当初猜想世界的本原时,他是独立思考的,是他头脑中思维的产物,任何人无法替代。因此我想,哲学是属于个人的,哲学源自于每个追求真理的人内心的和实践的活动,他或她在“认识自己”和认识世界中达到内心的敞亮与顿悟,形成自己的哲学世界观。

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说:“假如我能说什么,那么我就再也不用研究哲学了。”我十分理解他的话,哲学的生命在于“思”,这种思是伴随人的一生的。由于每个人对世界的观察和认识不一样,所以,他或她的世界观也是唯一的。人死了,“思”随肉体的死亡而停止,人的世界也随之消失。

我还是喜欢哲学有一点神秘感,比如我愿意在灯下捧读布赖恩·麦基的《思想家——当代哲学的创造者们》,一本被我翻阅得破旧的了的书。



《名律师答疑》
初化臣 主编
山东人民出版社
2013年1月出版

与律师携手合作的结晶

「法律读本」

微博书评

◎必读呢本:苦闷与情欲是天生的一对怨偶:前者筑高墙,搞自闭;后者挖墙脚,找出口,相生相灭,人生的生老病死苦的种种戏码因此不停上演。许多年前看《荒原狼》,涉世未深,只看到色,看到情欲的无可抑制,及长,才体会到情欲只是一种自杀式的燃烧,当我感觉到情欲是一种趋空的宣泄,我有点解悟又有点黯然了。

◎阎连科:蒋雯丽的书不需要作家来推荐,自有它广袤无垠的读者群,然她自幼跟着姥爷长到十三岁,姥爷九十而仙逝,从此成为她一生的思念和牵绊,为此自编自导电影后,又写了长篇散文《姥爷》,这让人感慨思念的远和血亲的锐利与深刻。读《姥爷》让人觉得蒋雯丽是个落地的人,让人重新去寻找属于自己的思念和温暖。

◎霍艳:林白的《北去来辞》是我今年在当代文学界最美的发现!作品里两代女人的漂浮,浸染着时代背景,她从狭窄的内心情感里走出来,嵌入到历史,用饱满的细节呈现了不同时代背景下女性的精神世界。同时,林白的语言依然轻盈,靠简单的词语重击读者的心灵。林白是我理想中作家的样子,孤独,谨慎,却对世界敞开怀抱。